二曲集

南行述序

鄉二曲先生江南之行曾學徒張仁覆執御以從歸而備述所至見聞之詳及門二三子皆譜之簡策矣旣而駱公外艱讀禮之餘有事穫鹿旅次過士大夫多詢及先生緣是有感因憶先生曩講毘陵時輒值憂居弗獲日侍几杖而動靜語默未嘗不日有所聞遂詮次其槩為道南後紀并慕容孫容也先生所撰毘陵盛事郵致秦中後紀云者蓋以龜山昔嘗自洛而南闡道毘陵越數百年而後復得先生自秦而南

聞道毘陵先後一揆所關匪渺而盛事云者見毘陵諸君子懿德之好盡齊之殷在近世實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也二編及初譜南行之詳亦云備矣顧各自為書覽者弗便茲故撮要就簡合併歸一統名南行述與東行述庶稱合璧云

鄠縣門人王心敬沐手百拜識

南行述

鄠縣門人王心敬纂

康熙九年冬十月既望先生赴襄城招魂

崇禎壬午二月太翁隨汪總制征闖賊於河南之襄城師覆殉難是時先生尚幼母子不得音問猶日夜望其生還及闖賊入關乃始絕望然恒抱痛思及襄城流淚厯一往以母在也難之惟奉太翁遺齒履久嚴事母歿奉以合葬曰齒塚服闋欲往苦無資斧王

是貸於鄉人得四金齋沐籲天哭告母墓啓行

十一月初七日抵襄

是日抵襄之北郊訪太翁原寓主人求其指引不得則訪襄人昔所瘞戰亡之骨繞城徧覓滴血無從乃爲文禱於社晝夜哭不絕聲淚盡血繼觀者惻然邑宰張公中諱允聞而哀之詢知爲先生亟躬迎入城餔舘設晏先生以齋戒堅辭宿於社張公亦爲文禱於社神越三日先生爲位於太翁原寓致祭招魂以太翁出征時尙未命名自呼乳名以告聞者莫不泣下

哀動闔邑祭畢欲返適駱公遣使來迎先生倡道於南先生意不欲往而竅之官紳方謀為太翁舉祠起塚以慰孝思先生念非旬月可就遂南行以俟其成

二十五日宿六合

是日過雨宿六合之南郭郵壬劉安石色目人也觀先生氣貌與之與之語則大驚徧告同類之掌教者曰客學淵源洞天人之蘊者也相與聯禮致恭邀遊所奉之禮拜寺入門衆共拜天先生從容散步而已因語以事天之實在念念存天理言言循天理事事

合天理小心翼翼時顧天命此方是眞能事天若徒以禮拜勤渠爲敬天末矣然則拜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繁則瀆終日欽凜勿縱此心此心純一便足上對天心天無心以生物爲心誠遇人遇物慈祥利濟惟恐失所如是則生機在在流貫卽此便是代天行道爲天地立心則其爲敬孰有大於此者乎衆憮然拜謝歎未曾有於是退而易席以待作禮問道徹夜不散黎明執程依戀遠送

二十七日至揚州南郊謁范文正公祠

三百四十字

祠有黃冠長髯皓髯與衆談道見先生入遜座揖談
因問先生亦好此道乎先生哭曰日用常行之謂道
吾性自降衷來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率性而行自然
愛親敬長保此不失自然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
有別朋友有信惟其自然所以爲天下之達道切於
人身日用之間無一時一刻而可離豈非常行之道
乎若夫五金八石服養以鍊形抽坎塡離結胎圖冲
舉違天地常經乖人生倫紀雖自謂玄之又玄都非
可道之道衆謂先生所論固正然修行亦未可盡闢

先生曰修者修其所行也檢點治去之謂修必有事焉之謂行吾人身心本粹白無染只因墮於氣習失却本色若欲還我本體必須用功於日用常行間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行便是吾身之玷一一治去使所行皆天理此修行之見於外也反之一念之微覺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之私即是吾心之疵必一一治去使念念皆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襍是修行之寄於內也內外交修行誼無忝存順沒寧何快如之衆躍然而起黃冠亦歛袵曰此中庸之

道也

十二月朔抵常州

駱公出城郊迎館於府治之左先生喜寂厭囂移寓郡南龍興院郡人見其冠服不將相顧眙愕旣而知爲先生漸就論學至者日衆憧憧往來其門如市一時巨紳名碩遠邇駢集答問汪洋不開知見戶牖不墮語言蹊徑各隨根器直指要津於是爭相請益所寓至不能容郡人詫爲江左百年來未有之盛事宿儒吳野翁先生諱光太息曰斯道聯榛矣今日之

盛殆天意也巨紳有治宴延欵者俱不赴亦不報謁其答衆要語從遊之士各有紀錄散言數則附此

千古聖賢皆從兢業中成吾人不眞實爲已則已苟眞實爲已須終日乾乾如涉春氷如是則天理常存而此心不死故區區嘗謂堯舜十六字心傳須濟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十二字工夫方有下落

此事須盡脫聲華一味收斂斂之又斂如枯木寒灰一念不生則正念自現故學問不大死一番斷必不

能大徹

先生因在座士友語及陽明之言天乃曰人之一身皆天也請問其故曰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持足之運奔孰爲之哉自然而然莫非天也入宗廟而生欽遇丘壠而興哀知孝知弟知仁知義以至應事接物皆非人爲事至念起自有照應不學不慮本自渾然參以人爲則僞矣故僞字從人昔象山門人侍坐於象山象山起門人亦起象山嘆曰還用安排否此正所謂不學不慮之實乃吾心本有之天也若求天於

天便遠了

一夕月下及門咸集茶罷請誨先生默坐良久衆見其不語又請乃莞爾笑曰吾已講矣夫講之以言何如其無言講之以口耳何如講之以身心之爲得耶今日吾儕切磋非是學聖賢講理學只要各人時時澄心反觀自認自勘自認則主人不昧自勘則疵吝不容

先覺倡道皆隨時補救正如人之患病受症不同故投藥亦異孟氏而後學術墮於訓詁詞章故宋儒出

而救之以主敬窮理晦菴之後又蔽於支離葛藤故陽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當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於談本體而畧工夫於是東林顧高諸公及關中馮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於昧義命鮮羞惡而禮義廉恥之大閑多蕩而不可問苟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義命力振廉恥使義命明而廉恥興則大閑藉以不踰綱常賴以不毀乃所以救世而濟時也當務之急莫切於此

義命廉恥此四字乃吾人立身之基一有缺焉則基傾矣在今日不必談玄說妙只要於此着脚便是孔孟門下人否則萬語千言字字是以成經而傳世吾不欲觀之矣

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飲食男女閒見操持此處不苟方可言道方可言學

一友謂世路崎嶇日趨日下奈何曰世路固日趨日下而自已跟腳則不可不堅定中立不倚至死不變塞方爲強哉能矯否則人趨亦趨隨俗浮沉見紛華靡

麗而悅邇聲色貨利而務如是則雖日日講道德談性命不過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其可恥爲何如耶

康熙十年正月朔設祭謝客

自寓龍與郎以襄城公所製寬牌爲位安奉是夕焚香瞻禮是日設祭飲泣終日槩不見客

初三日吊烈婦海氏

海氏拒奸而死故吊之

初九日謁唐襄文公荊川祠

荊川曾孫雲客先生諱守昭 鵾川先生諱守咸隱居不

仕數詣龍與會先生請益是日集親知於祠宴次問學

十一日駱公偕張別駕諱楷邀先生遊虎丘姑蘇人聞之相與問學者甚衆三日始別衆依依不捨顧雲臣寫先生像鄭素存諱珏題贊云其服甚古其容舒其情甚深其心虛博聞多識不讀非聖之書存誠主敬不求當世之譽溯洙泗之淵源而繼濂洛之正統者斯爲二曲先生歟

十四日旋寓

是時問學者絡繹不斷先生晝答夜批暇無片晷終日不暇一餐當事以其太勞約間日統會於府庠明倫堂及武進縣庠明倫堂上自府僚紳衿下至工賈耆庶每會無慮數千人旁及緇流羽士亦環擁拱聽教授王君諱遇教諭王君諱琰公錄兩庠彙語梓行

二十七日無錫宰吳公諱祚與同教諭鄒君諱鑅肅啓奉迎

其畧云人而則道從而南幸紹前賢之蹟教善則學從而善允稱多士之衛無辜倒屣以迎共切摳衣而

待先生允焉月晦舟發二月朔至錫謁文廟畢趨高

忠憲公祠適公姪前學憲藁菴先生諱世泰來謁遇之

途遂陪先生瞻禮忠憲遺像徘徊狥難止水不覺泣

然學憲具宴以待先生以學憲克承家學紹東林墜

緒遂相懽如平生

初二日吳公偕郡君設座明倫堂請先生開示

是日闔邑紳衿咸集堂上庭墀環擁稠叠門外衆庶

莫不蹉望竊聽講畢吳公暨郡君梓其語以傳是爲

錫山語要

初四日高學憲偕邑之名宿文設講座延先生大會於東林書院畧具東林會語學憲梓行

初五日遊惠山

山麓有邵文莊公祠因便晉謁學憲語及文莊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之言先生曰斯蓋一時有感而云也假道學固可恥然使士夫而弗從事於學學焉而弗由於道立身行已無道無學亦豈得爲真士夫乎自此言出而士夫之不學者得以借口自便流俗之醜正者得以借口肆詆矯枉過直所關匪細故

言不可不慎也

初六日講學於淮海祠

燈巖秦子諱松岱潛心陽明之學構願學齋肖像嚴事志篤力勤聞先生講學明倫堂趨赴拱聽又會講於東林徘徊不忍去是日同其兄對巖太史諱松齡邀先生於淮海宗祠聚宗人及諸同志各發所疑先生隨機響答莫不灑然有契講畢具實以待語次先生因日常人本是聖人聖人亦是常人衆請其故曰常人不學不慮之良原各完完全全不少欠缺豈非是聖

特各人隨起隨滅自汩其良自甘暴棄是以謂之常人聖人之爲聖非於不學不慮之良有所增加只是隨起隨著不使乖戾耳信得及時自然不枉了自家時在座有辨經書解義者詢之曰經書所載莫非修已治人之道皆前人苦心爲吾人斷疑指迷作路引也講明一程即行一程行了一程不妨再講一程若閉門安坐盤桓不行講了又講解過又解片刻可說萬里其實未移跬步此學人通患願相與力矯其弊次晨泰子詣寓所致謝以縑表悅先生固辭泰子曰

昔董蘿石之北面陽明夫子也持一縑而前曰某之誠積若茲縷矣乃許以師友之間竊不敏獲奉教於先生慰二十年之夙心竊不揣鄙陋願附斯義故亦以一縑爲贄而先生辭之其求許我乎退而與陳子介夫諱世祉叙其答語爲梁溪應求錄梓行

初八日應江陰官紳之聘

灝發吳公偕邑紳餞行於東林語及史學上下古今靡不折衷吳公歎曰昔元明善詡與吳草廬言如探淵海今先生不啻過之非世儒所能測也再拜惜別

傾邑聽送是晚次澄江念及門徐斗一起張子遂齋生吳英武邵公甫等追隨晉學爲立學程數則陸孝標先生諱鄉煬梓行次午抵縣邑宰周公諱瑞岐偕學博郊迎十一日開講於明倫堂聽者雲擁其答問語要原冊偶失僅存數則

孟子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余亦謂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

學則天理常存而人欲弗雜不學則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人禽之判判於此而已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必朝乾夕惕存所固有日滋月汰去所本無一有縱逸便非及時斯德無由進而業無由修人道或幾乎息矣人苟知學須時時向自心隱微處自參自求自體自認不拘有事無事閒中忙中綿密勿輟積久自徹仍須在應感上隨事磨練務使內外無間心境如一方可言學

一士言及聖人不思不勉曰聖人之不思不勉卽孩提之不學不慮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一士問格物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而知爲主炯炯於心目之間與衆理應萬事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通乎晝夜而知卽章首所謂明德也格物格此而已此物明則知致知一致而意之發動有善有不善便一一自知實實爲善去不善便是明明德於意心有正有不正亦惟自知正其不正便是明明德於心以此修身便是明明德於身以此齊家便是明明德於家以此治國便是明明德於國以此平天下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如世儒之論格物要物物

而知之是博物於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

問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諸物故能知周乎萬物幾等

格物日言及知周乎萬物甚妙蓋必智周萬物始能

經綸萬物物物處之咸盡其當而後可以臻治平之

效然遠取諸物必先近取諸身知明善誠身爲本而

本之本既格方可由本以及末察於人倫然後明於

庶物使萬物皆備於我何樂如之

十三日靖江尹鄭公 諱重 偕教諭裘君 諱元 來迎

是日宜興紳士從見邑令學博齋啓奉迎先生臨其

邑講學而鄭公先至毘陵諸紳以江瀾水險爲慮深
不欲先生行鄭公再四固邀次晨先生遂渡日昃抵
岸紳士迎者相錯於途抵館謁見者踵接十五日鄭
公設座於明倫堂延先生登座開示闔邑紳衿畢至
鎭將戍卒亦聯襍傾聽門外觀者如堵墻錄其答問
爲靖江語要鄭公梓行

邑宿儒鄭鍚鎰諱隆雍號樗隱子聆先生講言私語同
志曰區區七十年來閱歷談道宗匠多矣痛切醒快
言言血脉未有如關西夫子者也眞學人指南不可

以失侯衆退復偕同志趨館就教以所著三教貌呈
正先生閱訖笑曰三教貌貌也三教之神非貌所能
貌也即貌其神而一一畢肖究於自己安身立命何
關翁年踰古稀此非所急盍於當急者是急乎鄒崍
然再拜請益遂告以反已自認之實於是深慶晚始
有聞知所歸宿附於及門之末
先生連旬講授晝夜無暇勞劇疾作次日紳衿公席
請講力辭旋郡闔邑惜別送至江岸江陰官吏師生
維舟南岸以待固邀入城弗許父老擁舟請留一言

以當晤對先生大書安分循理幷勤儉忍三字以貽
之衆懽呼而退
無錫江陰靖沙之講會畢邑宰及學博鎮將幷士大
夫感先生闡明絕學大有造於地方各具禮幣展謝
先生槩卻未嘗納一錢一物衆引交以道接以禮雖
孔子亦受爲言先生笑曰僕非孔子況孔子家法吾
人不效者多矣豈可偏效其取財一事衆不能強
十八日抵龍興舊寓養疾
客至槩不之見其往來擷前盤桓者惟楊雪臣先生

諱瑀龔浪霞先生諱百藥陳椒峰先生諱玉基馬一庵先生諱負圖潘易庵先生諱靜觀楊惺聰先生諱球暨弟遂玉先生諱琡唐雲客昆玉并吳野翁鄭素居諸名德既而疾日甚門人吳濬長發祥率其弟發育子英武晝夜侍側延醫調理藥必嘗而後進扶掖備極勞瘁陸孝標以客猶不止遂密舁先生至其家塾聲言業已歸陝於是來者始息得以一意靜養其子士楷偕甥張涵生濬生躬侍湯藥楷姻楊孝廉亭玉諱珂時時過從証學其弟虞玉諱琯善醫因為之診調居旬

日疾愈士楷以聖學宗傳呈正先生謂之曰聖學宗
傳一書海門周子著也周子學見其大故其論撰多
於向上一機三致意焉是編上自羲皇下自明儒凡
有得於性命之微而不依傍前人自留妙發心得者
咸纂入之而評釋於其下其框楷於文義者驟閱之
固足以解縛而啓悟觀去取弗嚴引叙失中中間如
趙文肅之生憶宿命及無垢慈湖諸人過高之論初
學見之未免滋惑其爲勸者固多而其爲害者亦復
不少余嘗謬不自揆欲刪正而未逮後之覽者尙知

鑒哉

洒生季父兼山北面問道持所錄愼獨說就正先生笑曰愼獨乎獨愼耶知愼獨獨愼之義而後愼可得而言也請問之曰愼之云者藉工夫以維本體也獨愼云者即本體以爲工夫也藉工夫以維本體譬之三軍然三軍本以聽主帥之役使然非三軍小心巡警則主帥亦無從而安非主帥則敬嚴整則三軍亦無主誰爲之馭因問主帥曰即各人心中之一念惺惺者是也此之謂一身之主再無與偶故名曰獨愼

之者藉懲警以衛其至也然非若不明鄉欲愼誰爲愼吾故曰愼獨獨愼之義明而後愼可得而言者此也兼山躍然曰聞先生之言觀之覺從前紛紛之說眞若射覆而今而後知所從事矣遂再拜而退

初三日朔旋龍興舊寓

杭州西湖比丘素懷恭初皆謁先生於虎丘聽講有感自是徘徊不捨隨卓錫龍興寓先生舍旁時時竊聽答衆之言擊節嗟歎自謂生平徧叅名宿至此方獲聞語言言透頂語語當機信由之固足盡性至命

釋由之末始不可明心見性範圍三教而無遺金湯五常而愈峻老僧法嗣雲仍雖不能如德公之見化於魯齋謝遣生徒然從此佩先生大中至正之訓不敢於日用平常外別涉荒幻矣是日接見喜甚慰問畢次晨告別持卷乞題以識不忘先生雅不與二氏作緣辭焉退而求得門人所梓先生傳心錄珍襲以歸

鄭素居吳野翁咸年倍於先生時趨侍問道執禮甚虔至是又偕其同社四老陪言先生諗之曰流光迅

速歲月有限緊做工夫勿自悠忽所謂工夫非是無生有只要有歸無惟將平日所蘊一切放下閑思雜慮蕩情屏却務令此中空洞虛豁了無一物便是工夫便是得力若再有工夫可進得力可言非誑即妄

諸老感謝

學人有寫先生像者屬吳容爲之贊曰學我襄文斯文是存逆我奉贊先訓克持誠明或見小子竊知五十餘禩此道寂微守先待後乃在關西二曲先生三千里至與代閱方特喬先世與余後先感惶無似仰

止泰巖皇洋海溢古貌古心王靜爲事詎敢讚辭庶
託聲氣疇附姓名曰毘陵裔
先生丘壠興思擬斯西返騎公自正月中旬丁內艱
不獲時至龍興唯時令子將適起居至是衰服稽顙
函丈泣晋郡人聞之如有所失咸皇皇挽晋藩易廬
亦出山固晋繼之以書曰竊聞大道之興廢全賴倡
導之一人此一人者固造物篤生以爲天地立心生
民立命爲一切人起死回生者也昔生崛起關中倡
明正學從姚江盱江以遡濂洛關閩以遡源於洙泗

其制行之高任道之勇不啻泰山喬嶽豈非造物篤
生以爲後學倡導之一人哉道駕南到敝邑春風一
披勾萌畢達上至達官貴人下逮兒童走卒無不傾
心歸命自非一點眞機鼓舞何以致此此山野觀所
竭蹶而未逮望塵而恐後者也夫斯人皆吾與宇宙
總一家亦何必終日戚戚思戀故鄉棄從遊於中道
耶先生告以久違先壠痛切於心言與淚俱易庵亦
泫然無語衆知不能留相與惜陰教聚晝夜盤桓
時餞者環擁繾綣自寅至未始獲解維操舫而送泚

蔽水面先生力辭矣晨始別陸孝標率其子士楷甥張濬生隨至丹陽大慟分袂兒濬長獨涕泣追隨逾京口渡大江歷瓜洲抵維陽始肖像拜別嗚咽不自勝

諸名公撰文賦詩以記其事者甚衆不能備錄聊附數首以見其槩餘具全集

盩厔李先生之來毘陵也毘陵之人從之者如歸市是何毘陵之人聞道之速向道之篤乎抑先生之德有以入人之深而開聾響應不介以孚也竊聞先生

之爲人也渻渻穆穆無所求於世其學以靜爲基以敬爲要以返己體認爲宗以悔過自新爲日用實際茲何以來毘陵也曰與郡伯有舊也郡伯昔爲盩厔令時折節嚴事養其母舉其喪朔望必枉駕於先生之廬登其堂而就教焉然先生足跡未嘗一入縣治也郡伯在盩厔先生不入縣治郡伯在毘陵而先生何以來也曰感郡伯之德應郡伯之聘思欲行道設教以助郡伯德化之成藉以報郡伯也於是毘陵之賢士大夫爭往候於其門而就教者接踵焉毘陵之

下邑賢有司爭往致於其邑大會紳士於明倫堂以請先生之教就正者環四面聞風而至者雲集豈非毘陵之人聞道之速而向道之篤乎夫毘陵亦聲名文物之邦也自龜山楊夫子講學以來學者知所宗尙嗣後唐薛諸公正誼明道代有傳人然龜山夫子寓居十八載而從遊者始盛先生來不數月而人之徘徊眷戀於先生者何其盛也今先生行矣有出郭而送先生者有裹糧買舟而送於數十里或百里之外者有牽衣泣下不忍別去者有願隨至關中受業

者非先生之德果有以入人之深而能至此耶先生以康熙九年十二月朔來毘陵以十年三月六日去勉留於毘陵者凡兩月往來於梁溪荆溪江陰靖江之間凡一月毘陵之人物大畧可覩矣自此毘陵人士循循好學慕道不倦人心風俗一大變焉則先生與郡伯功豈在孟子下乎

岳宏譽

古今有治統有道統治統不可一日無人道統亦不可一日無人而道統與治統嘗相爲盛衰而終始故

治統開道統始開而道統盛治統愈盛道統之大成集於孔子至程朱而繼其統然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道統之中又有治亂焉正學出而反經興行道統之一治也僞學出而近理奪朱道統之一亂也道統亂而以學術殺人心孟夫子所以不得已而好辨也近今以來學之不講知有利不知有義偶一齒及不以爲迂則以爲腐衆少年皇皇然去之若將浼焉即求一假道學亦不可得矣况乎其眞者耶迺鄙性實迂且腐不能詭隨竊意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

賚豈無空谷足音跫然而至者何幸一旦天之賜我
以木鐸也二曲先生倡道關中一掃從來支離破碎
耽空守寂之病以致知力行爲敎而敎行俗美馮翊
皆爲鄒魯我郡侯駱公正誼明道嘉惠江南後學敦
禮先生來遊於茲俾人人沐春風化雨中甚盛典也
而先生以省墓遄歸攀留無策諸同人謀所以送先
生者而問於余余曰孟子之在當時道統有其寄先
生之在今日道統又有其續而天下之山東有岱宗
西有華嶽抑吾聞山曲曰盩水曲曰厔二曲之間先

生產焉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太華石樓蒼巖翠壁層
折而盤旋澧涇河渭碧水澄瀾瀠洄而滂蕩其靈秀
淑清之氣滙聚於斯則岱宗之生孟子華嶽之產先
生豈非卓然兩絕千古者哉而予夢想數十年尚不
得登明星玉女之峰搔首問青天悵悵迷途罔知適
從也而一見先生如見太華焉與日策杖而往執圖
書一卷問津於二曲先生其携我上希夷之峽乎先
生歸矣治統關道統始開先生歸而與關中諸子力
扶正學以天下爲已任道統盛治統愈盛猗歟休哉

光敬書此偕諸同人拜送先生而爲天下賀

吳光

辛亥履端有告予者曰關中李先生至此郡之人爭識之予獨無意乎予曰李先生爲誰曰太守所師也予聞而謝之既又曰先生幼孤克自樹立北方之學者也予聞而異之既又曰衣冠極古操履甚嚴斯世之砥柱也吾道之楷模也曰日郡太守之聘幣辭白撫軍之薦剡皆也予乃聞之而佩服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將識之雖然猶未敢以人言而遽

信也及得先生所著匡時一册則以講學爲首務也
其言多推許陽明子之言也予作而曰異哉講學之
事末世所諱乃以爲匡時之要耶陽明之學尤今人
所諱乃舉其言而是信是崇耶李先生者吾將識之
矣雖然猶未知其所自得者何如也既而又得先生
所著學髓則以本原示人而繼之以持循之法者也
予更作而曰異哉言學者多矣求其爲知本者幾人
哉知本者間有之矣求其知而能行且承以之覺人
者又幾人哉然則李先生者雖在數千里外猶當聞

闢以識之況儼然在皇而可咫尺失之耶於是齋宿而造其館舍望其容睟如也即其言粹如也觀其動作威儀彬彬如也聽其語則又秩秩而莫可淆也浩浩而莫可窮也其所論學上者語上下者語下老者壯者少者各隨其宜因人以立教者也予不覺恍然自失退而歎曰異哉當斯世而有斯人也吾黨之幸也於是往而闢之兄闢之弟闢之友生攜吾子若侄日就教於先生先生亦以理所志所學皆同而加之以悃款之辭且以吾二子之少而可進也又往往於

稠人之中而申之以策勵鼓舞之辭異哉吾毘陵之去盩厔不下數千里胡乃天作之合使吾父子得見先生而蒙先生之惠愛如此也逾五旬而先生行瀕行執吾子之手而諄諄語之曰吾行矣不復時時晤言矣雖然此心神交千里如一日也吾十餘年後聞東南有人傑必二子矣吾父子聞言感而欲泣胡先生屬意至誠惻怛至此也因顧二子曰小子識之其勿忘先生之言嗟嗟先生行矣後晤何期有叩先生所居之區爲他日造訪之謀者先生不答但曰吾兹

之出不獲已也今而後當處亂山虎豹之中閉戶云
出以全吾身不復爲世所物色相見之期未可量也
嗟乎哉先生之藏修也以不求聞達爲心先生之此
出也以見父遺骸爲念先生之甫出而遂歸也斯實
遯世不悔不見是而無悶者其爲人顧何如哉於先
生之歸敬述瑀之所以見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加意
瑀父子者亦以見一旦傾蓋心在千秋非偶然也

楊　瑀

尼山天縱後道統在布衣秦燄不能灰六經炳朝暉

漢儒拾餘燼聖學存幾希唐人重詩賦文盛質乃稀
訓詁日以廣與聖漸相遠斯道原不墜有宋學重輝
濂溪見其大明道得其歸象山徹其源考亭集其徽
鵞湖義利辨千古聖狂機明興尊制藝朝夕詩書依
後人競工巧志道皆依稀高士極文名下者惟輕肥
卓哉王文成良知闡道微功名副道德今古聲巍巍
後起東南士聞風設講帷毘陵有襄文文介接其徽
梁溪有忠憲端文啓其幾長安與吉水書院倡帝畿
先子當其世後先同編葦皐比一時盛乃搆薄俗譏

宵人佐閹逆斥爲僞學非誅逆終冀錮沒世長欷歔
斯文幸未喪絕學啓關西逆奄夸夫子南遊震群迷
相見即相勗勿爲物論齊躬行實維艱議論真筌蹄
主靜自操本寡過斯日躋匪特失鳴鳥惜陰效聞雞
方期共砥礪乃復生睽離千里命相思同志敢忝締
願言各努力聊爲聖道隄

鄭珏

大道在千古相續如薪傳形與性本固借月落萬川
此理苟不失今古無愚賢其如習俗移所賦鮮能全

聖哲別性反知覺分後先剏茲初學傳能不恃蹄筌
羲文啓精蘊集成尼父宣漢唐鮮眞儒晦蝕數百年
濂洛接遥緒光輝發殘編將則有關學周程共聯翩
西銘明理一仁量稱如天風氣自此開血脈今獨延
赫赫忠孝冑道統獨仔肩洸然原本際智識都可捐
學崇禮愈早夕惕朝乾乾上公勤式廬邑宰問道虔
東吳菰蘆中引領睎孫莘擻我五馬交千里而惠然
親炙匪聞風猥蒙道契堅示我東行述爰及南行鶴
學髓宗仰安窺見精一源憶昔我毘郡講學賢駢闐

是雖賢發倡淳風故淪漣今也來大儒候德洵映前
會講集盤宮與義舉日懸棊何吾祈薄仁君泣粥饘
深恐大君子興思丘墟旋儀型忽已遠稀聞璧水絃
謖謖天上風泠泠山下泉文德藉之敷養正需言詮
體渾倘不繼頹復其可湔倏彼空谷駒遐心尚無遷
願言執鞭隨佩服尤拳拳

楊　球

始信當年立雪甘登瞻聞聲有微談一捻先後欣親
炙歷世箕裘愧未堪緒映斜陽看冉冉停柩時鳥聽

喃喃不知杖屨安而去果否還稱吾道南

唐宇昭

忽枉名賢共訂盟離群此日賦遊征皐比江左初談道夫子關西舊有聲長夜發蒙雙眼豁千年希聖寸心明春深無恙歸帆穩綠樹青山賭捷行

潘靜觀

鹿洞重開大雅存成蹊兆李發孤根春江浪靜人初渡華嶽雲深道自尊幹國多詩揚端木漢庭山學戒公孫他年負笈遊關洛立雪還承時雨恩

賀麒徵

聞公德業類文成繼倡良知道復明慨昔通家文舉謁願今得御李君行墮甑愧乏安行孝避雨猶難不踞情與送吟風并美月兒歌白露水盈盈

鼎成

仙人初下說經臺濂洛風宗世共推費序虎皮晉講易離亭塵尾佐銜柾衣冠不讓商山老詞賦直輕鄒下才極目函關春色遠何時紫氣更東來

離人昨夜哭庭闈仗劍從戎去不歸血染殺場愁睹

月竟飛故國吊斜暉荒原艸長銅駝沒上苑花深戰馬肥今日孤兒眞義士同仇還與賦無衣

爭看車馬出咸陽又逐西行返建章古寺頻過情轉切孤舟欲別語偏長雲開嶽色千峰綠日落河流萬里黃我亦關西稱後裔清風應許漢廷楊

十年牢落掩柴荆謬竊江東處士聲敢向千秋論大業寧於一日比浮名才非命世羞年少念切匡時仗老成海內同心能有幾歌殘折檻不勝情

楊昌言

右別言四章

秦中自古稱神州黃河九曲東北流其源高高天路

修龍門扆下乾坤浮砥柱兀峙狂瀾收碣石倒瀉奔

滄洲先生學海何湯湯我欲迴之若無梁

右河流一

弘農之南函谷東掎盤若蟲秦離宮芬撩複閣相周

通籞葩碧樹蔭灘叢倒霞爭紛香融融御溝流香香

咽風光生門墻桃李多我欲攀之遠若何

右秦宮二

太華削削高豆天造峰巒岌嶪陰崖綠泉飛夜月寒生烟層冰積雪凍欲堅中有仙人高枕眠漫漫極目迷其巔先生結廬青雲端是之般般情所歡

右太華三　　楊文言

二十五日抵襄城

邑宰張公聞先生至大喜遽迎將祠碑已就唯供案未竣是晚先生齋沐宿於陰廟祠在南郭工徒十餘人刻案夜分將寢忽見聲大作衆皆震慄次晨闔城

暨傳公聞之愕然遂爲文以記其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階先生致祭起塚西鄉鄉太翁字諱生卒年月誌擴其樹松柏楸楊森列成林仍豎碑於前題曰義林先生斬衰以奠恭取塚土升餘同迎押隨歸公同鎮守遊擊將軍王君（諱錫）天致諭馬君（諱[illegible]）暨閤城鄉官衆貢生員祖餞於十里舖依依然而別其遂鄉紳衿有未及見者追至郟縣謝送（襄城紳衿哀慟甚衆詳具搭覓記及義林誌）

四月初四日抵家詣太母塚告旋擇吉以所奉塚土附墓致祭斬衰持服如初喪

附

請建延陵書院公呈

常州府武進縣兩學廩增附生員屠廸張涵生陸士楷等呈爲崇正學以端風尚葺書院以育人才公呈詳憲舉行以垂永久事其畧云近聞中李二曲先生來常闡昔賢之奧義續先哲之正傳披宣不下數百萬言傳錄共計一十八種議論務在躬行學問必期心得聾聵咸開醉夢皆醒誠毘陵之厚幸憲臺之恩施也但壇坫已撤吾徒之討論無從肄業各方願學

之諸生復興因思錫山有東林書院荆溪有明道書院下邑皆有會講之區乃東林書院已經龜山書院復廢郡中獨無考業之地况鄉約次第舉行凡民各有聽習豈正學百年來既多士反缺觀摩公叩　大宗師老大人詳請咨憲特救葺修做關閩濂洛之成規儀具聽於一郡則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五邑洽時雨之化於無窮矣

康熙十年四月　　日具

請詳看語

本府看得學術之晦明係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關世道之汚隆念昔求易二曲有處士李先生某者好學本乎立行性功兼乎經濟嘗從衡書之暇趨領敎言至今星散之餘不忘道範爰修尺素延致毘陵思以興起敎化弘長流風乃行旌甫定多士之執贄如雲講席方開先達之問難若潮諦聞格語紀錄成編所輯有匡時要務及兩庠彙語等集共一十八種五邑傳爲金鏡一方奉若元龜在設帳之日從學燕燕聿起茲返旆之後諸生戀戀爾殷請修書院以爲

會講之暇復集生徒以廣君稽之益伏乞俯順輿情准令修葺做鵞湖白鹿成規以時會講庶廉頑立懦遠紹季子高風敬業樂群近接龜山懿緒云云隨奉

各憲批准庠生吳發祥毀產倡衆經營不數月工竣自是安奉所有遺像遵其教規以時會聽切磋

二曲集卷之十終

東林書院會語

晉陵門人徐超
張濬生手錄

盩厔李先生童時嘗讀天啓朝事雅慕高忠憲公之風節自是每遇吳人即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書而卒無從得耿耿于衷蓋有年矣庚戌季冬駱郡伯迎先生至郡首詢忠憲後裔衆以猶子彙旃先生能世其家學對先生慨然約郡伯同謁忠憲公祠因赔彙旃先生會郡

伯丁內艱不果仲春朔　梁溪吳令君暨　學博
郝元公先生具舟奉迎　先生欣然不辭蓋欲乘
此了宿願也初二日薄暮抵邑次晨展謁　先聖
畢即趨　忠憲祠瞻禮遺像徘徊故池不覺泫然
與　彙旃先生針芥相投歡若平生次日會講于
東林書院邑中諸賢逹環集各質所疑語多難記
姑錄與　彙旃先生共商之一二以見兩　先生
之同心云

一友講學而時習章　高先生曰之字要體認凡書

上虛字眼須炤定本章章旨看如吾斯之未能信
斯字便指仕之理而言如如切如磋其斯之謂與
斯字便指未若之理而言此猶爲舉業做文字者
言也若首章學字註中是效先覺之所爲爲字着
力又補以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豈
不是一箇敬字即如君子九思章豈不是一箇活
敬字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一箇活敬字朱子
曰習靜不如習敬偉哉
先生曰學固不外乎敬然敬乃學中之一事謂由敬

以復初則可若直指之字爲敬則是效先覺之所爲以復敬非復初也心也性也其猶鏡乎鏡本明而塵涸之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爲明也知此則知敬矣敬者乾乾惕厲之謂也一日十二時時乾時惕以至於念念不懈刻刻常惺則此心存而不放然後可臯善明而初復是敬乃工夫非本體也做得工夫方復本體恐未可以工夫爲本體也若指之字爲敬則是學而時習明其敬復其敬所謂大本大原者安在是以工夫學工夫習工夫

非由工夫以復本體不肖庸愚之見終覺未安
又曰學非辭章記誦之謂也所以存心復性以盡
乎人道之當然也其用功之實在證諸先覺考諸
古訓尊所聞行所知而進修之序敬以爲之本靜
以爲之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踐之一有缺
焉非學也其見于內也戒慎恐懼涵養于未發之
前廻光返照致察于方發之際察念慮之萌動炳
理欲之幾先懲忿窒慾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欲
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皆所以養其中也其

見之于外也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蟻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爲宵有得動靜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養其内也内外交養打成一片始也勉強久則自然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綱常倫理不虧辭受取與不苟造次顛沛一致得失毁譽不動生死患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如是則心存性復不愧乎人道之宜始可以言學

高先生曰馮子有言效先覺之所爲說爲便不落空

先生曰學覺也覺以覺乎其固有非覺先覺之固有也然不效先覺之所爲則覺亦未易言也先覺所爲如堯之執中舜之精一禹之祗承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不臨亦式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勝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顏之愚曾之魯元公之主靜二程之主敬朱子之窮理致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良知甘泉之隨處體認皆是也學者誠效其所爲就發之所近而時習焉則覺矣始也效先覺之所爲而求覺終也覺吾

心之固有而爲已之所當爲若自始至終事事效先覺之所爲是義襲于外也是行仁義非由仁義也所爲雖善終屬外入又安能左右逢原以稱自得哉

一友論舉業之陋　高先生曰馮恭定有言矣漢唐宋之制科本無關于身心殊非聖賢之務若八股之業所讀者聖賢之書所與爲者聖賢之語只是不曾發得聖賢之心故不能做聖賢之事立聖賢之品今亦不須易業只就其先發之言而勉爲實

行便是聖賢了無奈以書本爲敲門甎科名到手書本棄去一一盡是反做此之謂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不但是背聖人之言卽自己平生之言自己全不照管那得成人　先生曰舉業云者言其修明體適用之業舉而用之也其制曷嘗不善試以五經四書欲人之明其體也試以論欲人之有醞藉也試以策欲人之識時務也表以觀其華判以驗其斷從是科者果能一一本之躬行心得之餘而可効諸用則舉業卽德業矣

高先生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脚是陸子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文成之口過也學者一啓口而不可不慎如此

先生曰紫陽之言言言平寔大中至正粹乎無瑕宛然洙泗家法陸王矯枉救弊其言猶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寔未可槩施之虛怯之人也

高先生曰行滿天下無怨惡怨惡在人如何免得要知不是求免怨惡此兩句原是發明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的念頭

先生曰行滿天下無絲惡即堯舜亦不能必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君子亦惟盡其在已無惡于志而已他何容心焉

附

梁溪應求錄

天泉後學蔡𢰅㑹錄

二月初四日過東林書院聽　中翁李先生會講既以前五問相質並蒙印示越二日燈巖蔡兄偕群季邵仙覺仙漢仙瀛仙合延　李先生會講　淮海先生祠中燈巖因託將晉王君召予予復過從聽講講畢飲友善堂予因進問　李先生孝弟爲仁之本古人從孝弟做起推而仁民愛物一貫將去並無沮塞

如今學者亦有事親思孝事長思弟的門內似乎可觀及到待人接物居官涖事却又貪昧刻薄截然與孝弟相反意者有所沮塞而不行乎　先生曰孝弟而不能爲仁只恐這箇孝弟還從名色上打點未必是眞孝眞弟若是眞孝眞弟的人愛敬根於中和順達於外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居官涖事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豈不是爲仁之本故學者之患只患孝弟不眞若孝弟旣眞正不必患爲仁之沮塞也請同人開之無

不踴躍稱快旣又問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如何分別　先生曰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分別逈然所謂良知之知知善知惡知是知非念頭起處烱烱不昧者是也知識之知有四或從意見生出或靠才識得來或以客氣用事或因虛情粲著四者皆非本來所固有皆足以爲虛明之障從古英雄豪傑多坐此四者之誤卽如劉先主何等英雄只因報讎一念不能忍遂致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豈非客氣使然乎學者必先克去知識之知使本地虛明常爲主宰此

即致良知的訣也吁指點心源最超豁非　先生其誰與歸

康熙辛亥仲春晉陵晚學陳世祉介未氏敬錄于梁溪之友善堂

賦贈

關中李二曲先生并敘

陳世祉

關中李先生諱顒字中孚世居西安府盩厔縣少孤且貧奉母至孝一介不輕取予早歲絕意仕進殫心理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宗尚晦菴陽明然深自韜晦時人但知其為李孝子而不知其理學之精粹也會　駱郡公會令其地聞孝子名造廬親訪之已而大服其所學

事以師禮且爲其親營葬事併經紀其家

先生辭受一於禮而不苟每朔望　駱公必

虔謁　先生而　先生足跡未嘗一至縣庭

蓋八年如一日也去年庚戌　駱公既涖吾

郡遣使奉迎南來意欲藉　先生倡道東南

甚盛心也無何　先生至而　駱郡公忽丁

内艱是非吾郡之不幸歟　先生既不欲久

畱然生平愛慕　忠憲高子欲了夙心遂過

梁溪謁　忠憲祠因會講東林及　淮海先

生祠中予小子得親奉周旋異所謂言如淵
海曠若發矇者歟越三日放棹澄江併遊姑
蘇而返所在郡縣不入其門惟與　當事者
作汲長孺一揖而已餽遺一無所受予重嘆
其厚德清風服其爲道學真種子而又不能
不悵衣久得以少致吾情也用是草得數言
臨風寄贈亦好德之心不能自已不復計
其詞之工拙云
太華峰高高插天巨靈掌劈道華懸月巖龍嶺倒空

碧誰能獨立揮雲烟遐哉橫渠古張子西銘透闢乾坤理從起馮公曰少墟淵源直接閩江水年來絕學付狂瀾砥柱何人耐歲寒紛紛功利爭談道汩汩詞章伎流言何意　先生從岳降千仞丹崖開曉綠讀書好讀朱與王盡掃支離還浩蕩二十年前舊草廬一心奉母樂于于和靖幾曾規利祿白沙非是愛問居幽人高臥千山曲明月梅花春艸綠不知軒蓋訪崇阿三代高風此堪續古人幾見　駱明府拜道橫經在環堵黃金白璧等浮埃麥飯葱湯式歌舞五馬

南來憶盡公蒲輪迎向渭橋東道下龍城過苕水東
林會語開羣蒙清襟雅量眞無比　淮海祠中風日
美傾覺倒峽倒足奇驚鸞鳳翥掣欽只指點心源最
超脫依稀口耳非眞學止水皮黎　忠憲公遺書相
印心如非歸來石屋靜　高子洛閩宗傳本如此拂
衣去看大江春春江萬里浩無塵一介不輕羞野志
三公莫換椰𩛿心吁嗟世綱何拘束未得從游悵空
谷何時立雪華山傍學稼了全觀初復
聖學自姚江夫子倡明之後繼其盛者莫如東林

東林雖爲敝邑諸先生講學之區而師友之盛實關乎天下一時豪傑之士勃然興起共以綱常名教爲已任者盡吾鄉端文顧子忠憲高子與吉水鄒南皐先生更倡迭和之力爲多云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然則師友之助其可少哉明之衰也典型淪喪風俗日頹維先叔祖弱水先生與彙翁高先生砥柱波流於人心剝復之交而斯道之不絕者如綫然而吾儕小子猶知嚮學者以早

遊先叔祖之門及删先正之緒論也先叔祖旣殁

吾道益孤幸同門同志之友數十人惕焉追念敎

澤相與遡其統緒而表章之旣由議文孝而嗣之

千休館又以先叔祖之學原本忠憲上接程朱宜

嗣道南之統今二月朔遂從祀東林書院越三日

盩厔中翁李先生應一駱郡公之聘倡道東南

而至吾邑與粟翁高先生歡若平生假館于東林

之來復齋家伯兄對巖先生命松偕諸弟輩因

晉陵賢從徐斗一張子遂兩尊兄請於李先生

延講先淮海祠會于友善堂同志之臨斯會者爲介夫陳君時晉王君芾南邵君存華施君從叔[illegible]乳清閩從弟一原次裴凡十有六人自陳君而外皆先叔祖之及門與子姓而存華則易學名家嚴祺先先友之高弟也質疑問難各罄所懷　李先生答決如流推誠接引臨別尤以會講切磋與復東林遺緒三致意焉諸同人既推明道統以先叔祖繼東林之後夫衆尊師之禮必弘道統之傳而李先生適遠自西土來會一堂迎機立決沛若

江河於是交相慕悅翕然心許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弗信矣乎李先生去錫之六日家伯兄訂同門四十餘人釋菜于休館遂定朔望會講之約又數日同門子壎談君出所與 李先生問答書暨所示蓋 李先生之論學也以默坐澄心爲悟入之功而子壎方由博返約專事靜坐深相契合又數日暨習王君邀讀介夫陳君節錄答語并賦贈詩昔横渠張子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百世而下稱之蓋

非天下之大勇無我者不能也今陳君與王君推服之勇何以與此又數日予遂張君貽書致、李先生別諭命與松岱聯兩地同志之會岱也謬承印可獲訂从嬰又得從兩地諸君子之後行見群倡百和斯文蔚興正宜力肩重擔共報師恩敢不罷勉以從業復書議以春秋二仲丁王姚江夫子釋菜之禮爲講習砥礪之區遂述其會合之奇取陳君所記答語并詩題曰梁溪應求錄而付之梓

辛亥季春天泉後學梁溪秦松岱敬跋

匡時要務序

匡時要務關中二曲先生語也先生甫弱冠即以康濟爲心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着諸書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憫人凡政體所關靡不規畫既而雅意林泉無復世念原稿盡付祖龍絕口不道惟闡明學術救正人心是務賢士大夫咸師尊之葉郡伯闢關中書院延以式多士終不就撫軍白大中丞欲疏薦於
朝以隆大任毅然力辭生平孤介成性杜門却埽人罕

親其面予筮仕二此幸咫尺先生居獲時時請益雖不能進窺堂奧其不致於身名隕越者得力於先生教誨之益居多去秋予量移毘陵恐典型日遠鄙吝復萌臨岐詢先生爲東南遊先生首肯蓋亦欲藉此出尭林歷嵩洛越江淮順流抵浙溯洞而入豫章遍覽名山大川之勝弔先哲遺蹤聆中原偉人因以共證所學以力弘大道嘉平之川空谷足音蛩然及我首以移風易俗明學術見勉以爲是匡時第一要務大約謂天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人心邪正由於

學術之明晦學術明晦更由於當事之好尚歷引王陽明馮少墟諸先達爲愨誠以居高而呼牖民孔易斯實風化之標準致治之樞機位育參贊之大關頭也予聞之爽然失忍然汗媿學疏才淺力莫能與幸各憲臺及邦之名公鉅卿方以明倫興化砥礪頹俗爲任遂手錄其語付之剞劂以備採擇懿德之好人所同然是必有開風競奮慷慨力行不特陽明少墟諸先達芳規再振於今日將見東南學術由斯益甲於天下雲蒸霞蔚化理翔洽符儒所謂斯道若明如

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此固先生之志也邦國之光也亦予小子之幸也是爲序

旹

康熙庚戌季冬之吉

中憲大夫晉陵守駱鍾麟謹題